

父子豪情

朱仁豪父親

豪仔是我們第一個孩子，他是第25周出生的早產嬰兒。雖然身受病痛煎熬，他仍然勇敢地活下了八天才返回天家。回想豪仔生命最後的一天，我們能做到的只是爭取每分每秒去抱他，親他，唱歌給他聽。面臨與兒子永別的殘酷時刻，當刻身心實在無法承受洶湧而至的悲痛！

執筆之際，豪仔已過身接近半年。我們效法豪仔勇敢地活下去，積累新的人生歷練，嘗試觸碰內心的傷口。慢慢我們發現，儘管喪兒的事實仍然沉痛，但是傷痛不再是紛亂地衝擊心頭，仔細分辨下情緒其實各有源頭脈絡，而其中幾種感受更是格外強烈，把我深深刺痛。

當我下班回家返抵家門時，唏噓自己雖可以安然無恙地回家，奈何沒法把摯愛豪仔平安帶返家，不期然自責內疚。

當我夜半睡醒愛妻在旁時，驚覺四壁之內不聞豪仔的啼哭聲，家中應有三口子但當下只有兩人，不期然孤獨空虛。



當我每周探望原生家庭時，了解長輩已將豪仔夭折記憶冰封，半勸勉半責備下要我努力向前看，不期然委屈無助。

當我瀏覽早產嬰兒資訊時，眼看許多早產兒遭遇比豪仔幸運，能夠正常生活讓父母親歡欣放閃，不期然自怨自憐。

當我逛街遇見活潑小孩時，回憶起初愛妻確知懷上愛情結晶，兩人憧憬將來豪仔蹦蹦跳跳樣子，不期然心灰意懶。

我們明白把哀傷的脈絡梳理出來，不等於化解哀傷的源頭。我們對豪仔的思念既不曾消滅，也就不曾期望眼淚不再流。但我們深信豪仔來了又去，目的不是要爸爸媽媽從此自困哀傷的愁城，而是讓爸爸媽媽學習以傷痛化作動力，自強不息，好像對他的愛一般永不止息。兒子過身給我們的一個重要歷練，就是要我們不再冰封自己軟弱與哀傷的一面，學會主動尋求情緒支援及適量宣洩，終有一天令哀不再傷。

豪仔，有您成為我的孩子，是爸爸最大的榮幸，生生世世都不會磨滅。
我愛您。

